

圖 淺 說

熊文遇

景為山景，則遠景山脚與平地連接之線條，即稱為地平線；若面對之平線既非海岸綫，亦非山脚平地綫，而為實物或器具，而應有平水之線條，則稱為眼平線。現以拍攝風景照片為舉例，遠景不論是水景抑或陸地景，眼平線應平置，不能斜置，若眼平線不放平而傾斜，不合邏輯。第二個問題則海景之水平綫，與陸景之地平綫，不宜在構圖上，安排在畫面之當中，不然會形成呆滯。海景主題面積若在水平綫之下者，應將水平綫升高至畫面上四份之一或五份之一處；若主題面積在水平綫之上，則應將水平綫降低至畫面下四份之一或三份之一處。再以更現實的舉例，若拍攝懸帆的帆船，則因懸帆高掛天空，所佔位置多在海面之上，故應將水平綫降低；若拍攝舢板，則因舢板處於水面，無高桅及揚帆，天空亦無優美雲景，故水平綫應升高，陸地景之安排地平綫，亦根據此方法。

垂直線：

舉凡建築物及屏門窗框、電桿，直脚的傢具、用具、及直線壁畫等等垂直線條，通稱為垂直線，此等垂直線在構圖上均應使之垂直而不能傾斜，假如應垂直之綫條不垂直而傾斜，便有傾覆象徵。吾人在繪畫時，要將垂直綫繪成垂直不難，但在攝影時要使垂直綫不傾斜則不易，欲使綫條垂直應注意

或上右，則畫面既有深遠的透視，同時可得美妙的構圖形格。構圖之形格，有三角、十字形、垂直線形、S形、閃電形、L形等等。例如在陽光下攝影建築物，陽光經四十五度角射出，建築好一部份成為陰影，可構成三角形構圖；假如拍攝一艘有桅桿的船隻，船身橫置在畫面，上有豎起的桅桿，下有桅桿的倒影，便構成十字形的構圖；如拍攝以幾十株竹樹為主題的照片，便構成垂直綫形構圖；假如在田野間，拍攝一條成之字形的田徑，亦可構成S形的構圖；例如拍攝如桂林畢架山之類的山峯，此亦為象徵閃電形構圖；例如拍攝一個全身的人像，陽光之射向人像與影機之對向人像適成九十度角側光，則人像與人影已成L形的形格。有在攝影構圖而言，不一定須具上述形格，但構圖上而有象徵式的形格，可略增構圖的優美感。



THE ARTLAND CO., LTD.

MANUFACTURING ARTISTS' COLOURMEN

163, Lockhart Road, Hong Kong. Tel. 74845



集備育考各閱
搜有設教參各索
常種及代技有迎
經各材現學印歡
司備器應各并書
公製作適供用明
本及勞為以選說

藝林文具印刷有限公司

精製美術器材

香港路克道一六三號

電話：七四八四五

備課

——國文教學瑣談之八——

·某校友·

課堂教學的第一關

凡是負責的教師，都很重視課前準備的工作，因為認真備課是課堂教學的第一關，過好這道關，學生們才會有一定的收穫。每課教材，無論內容、形式都有很大的差別，惟有認真地鑽研教材，方能決定每課的教學目標。鑽研教材的方式，熟讀和思考是不可缺少的；其次也得照顧學生的程度和領會能力，估計好學生存在的或可能發生的疑問，找出有中心、有重點、有系統地去講授課文的方法。經過這些工夫，便可以發掘文章的主旨、表現形式、技巧、和作者的基本感情。譬如說，中、英文中學一年級國文課本裏面，有「水的希望」和「兩點」這兩篇文章，表面看來，它們都是以童話形式來介紹「水」的遭遇，其實前者的主旨，在歌頌自由的可貴，指出我們做人應該有排除困難和爭取自由的勇氣，而後者却用擬人

法來敘寫「水」的變化過程，介紹學生認識水的升降循環的道理，兩者的教學目標並不相同！

其次，在備課時，如果我們細心些，便會發現目前坊間通行的課本有不少的錯誤、脫畧之處，無論在課文、解題、或註釋裏面，都可以找到不少。有些當然是「手民之誤」，但有些却是編者失責之過。為免貽誤學子和減少不必要的困難，我曾經在備課時，拿出五種課本來校對課文，有時甚至找出作者的原文來參看，花了不少時間。下面便是信手拈來的三個例子：

一、「古代英雄的石像」（見齡記書店出版的新編國文第三冊1958年二月再版第32頁第4行。）

「喂！上面的朋友，你給甚麼東西迷住心了？你忘記了從前！」座子的一角有一塊小石頭慢吞吞地說，好像初醒的醉人

，每個字音都發得清楚有力。

（着重號是筆者加的。）「好像初醒的醉人」，其實是「宛如喚醒醉人」；醉人是指石像，並非指小石頭。只要仔細閱讀，便發現前者的說法有矛盾，此外我還翻查過葉紹均選集。

二、「荊軻傳下」（見同上書第118頁的註釋10）

豎子：子小 參看同書第111頁第10行：

「……荊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豎子也；……』」這個註釋過於簡單，

不用說學生，就算是教師，看了它，如果不是以前讀過，或者翻查其他參考書，也不容易弄通「何太子之遣往而不返豎子也」這個分句。原來編者竟沒有在這分句上加好標點。據我所知，這分句的意思是：「你（指太子丹）怎能派這個小子（指秦舞陽）去呢？他這一去必定敗事，不會回來的

！並且應該寫成：「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豎子也！」經緯圖書社編的「初中國文教科書」第六冊和中華書局出版的「新編詳註中國文選」第一、二冊也有同樣的疏漏。

三、「差不多先生傳」（見同書第二冊第11頁的解題）：

本文似乎是一篇傳記，實在是一篇寓言，其寓意在警惕中國人處事不認真，做人隨便，凡事都抱「差不多」的態度，實在是一種積弱的原因，這種民族性的缺點，應要革除的。

（着重號是筆者加的。）

看到了這一段「解題」，我心裏總覺得很不舒暢。我不否認，做事馬虎是一般世人的通病，但却不能同意這祇是中國人的通病。（請勿誤會以爲我的意思是「外國也有臭蟲，因此中國有臭蟲也不足爲奇。」）其實人們做事不認真是有着社會性根源的，編者怎能說這是中國人「民族性」的缺點呢？而且胡適寫這篇文章時早在三十多年前，和今天的情形不同，這是值得指出的。試想想：到底以前的

中國人，由於國家積弱才犯了做事馬虎的毛病呢？抑或由於中國人做事馬虎，才弄到國家積弱？如果事實真像編者所說「凡事抱着差不多的態度實在是一種積弱的原因」，那末爲什麼人們又會抱着這種態度？難道這是天生的麼？這樣的說法，會不會不符事實，違背邏輯，而且漠視了中國人的民族自尊心，帶給學生不良的影響呢？值得斟酌。

補充教材和教具

局限於教材範圍，還是不夠的，因此需要廣泛搜羅必要材料，經過一番組織，使它和教材融合起來，對教學有所幫助。這些材料的蒐集要隨時留意，經常積累，避免臨時亂抓一通。例如教學「五七言絕律詩」之前，我編印了一些補充材料給學生，讓他們大概地認識：

一、詩歌的特色。

二、中國詩歌的演變情形。

三、中國各種舊體詩的格式和舉例。（這些材料的介紹在佈置和指導學生預習後和分析課文內容之前進行，作爲解題的補充。）

又如教學「詞曲選」這課，我也印發表解，讓學生了解由詩而詞，由

詞而曲的演變過程，並比較它們在形式、內容兩方面相異之處，結合課文的分析，逐步介紹。碰到某些篇幅較長，內容較繁的課文，例如「蠶兒和螞蟻」、「古代英雄的石像」、「荆軻傳」、「林冲」、「諸葛亮舌戰群儒」、「海燕」、「爲學與做人」：我大多數先讓學生在預習時分析各段大意，做好表解，自己也事先準備一份，上課時參照他們的意見，修正補充，然後印發給他們，幫助他們複習。

至於教具，有時限於教材內容，可能用得少些，但當然不能濫用。

在教學「湖上中秋」、「趵突泉欣賞」，和「倫敦動物園」，我幸而得到幾位校友的幫忙，借來了「西湖全圖」、「趵突泉」風景片，和「倫敦動物園」的照片，這不特減少了教學上的困難，還提高學生的興趣哩。教學「信陵君救趙」、「晉敗秦師於殺」，「燭之武退秦師」等歷史故事時，歷史地圖也用得着的。

編寫教案

這步工作的最後階段便是編寫教案。我覺得這樣做雖然花了不少時間，但却是非常值得的。因爲教案正是

課堂教學的主要根據，也是計劃性教學的必要工具；通過它，可以計劃性教學的時間，擴大教學效果。數年來，我的一直教着，但致相同的年級，課本也沒有更改，但却越來越獲得更多、更深刻的體會，（下次談「課堂教學」時，我可以提出很多證據來。）我以爲這和認真鑽研教材、細心編寫教案有關的。只要把課前準備工作做好，教案內容便會豐富、充實，更容易達到教學目標。如果因爲工作負擔繁重，一時做不來的話，其實也可以跟「同行」們商量、交換參考資料，進行互助、合作，或者大家經常交換教案來看，亦可收切磋之效。這樣一來，各人的教學能力也會因此提高，而且彼此間也可以互相鼓勵、督促哩。

更正

上期財務組報告左欄第11行第三項收支比對虧欠四百四十六元五角五分，實爲結存百四十四元五角五分，之誤。又左欄26行「32」批及「54」批實爲「33」批，55「批之誤」，合更正，並致萬二分歉意。

財務組謹啓

有獎填字遊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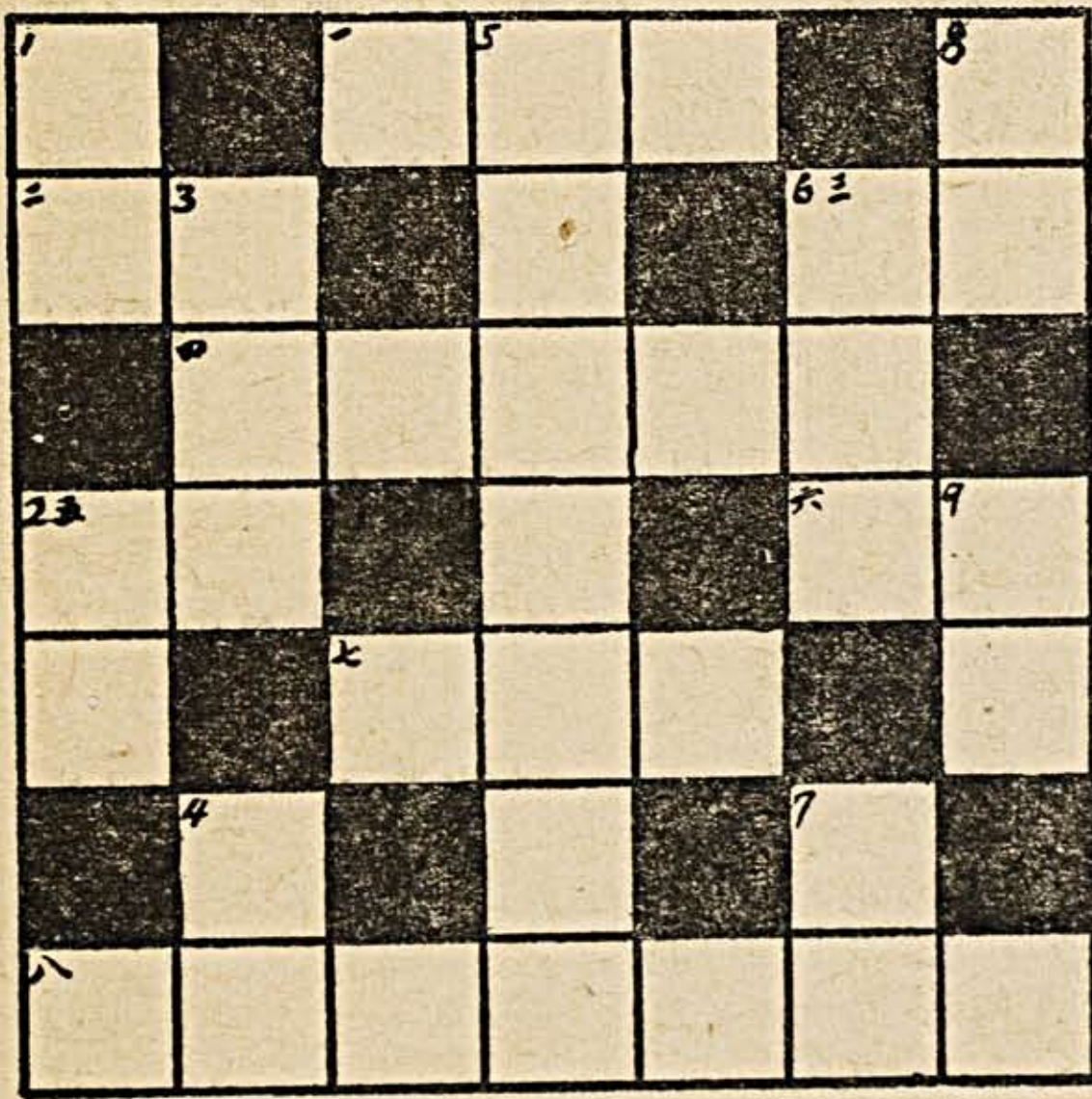
提示：

直：

1. 清朝最末的一個皇帝
2. 日本片，曾獲得本年

3. 度亞展五項金鑼獎，七月份在港上映。
4. 佛門術語，帶引以達

各位校友，本期我們舉辦一個有獎填字遊戲，希望大家踴躍參加，答案可寄往：跑馬地鳳輝台十二號地下張梅卿校友收，名額是兩名先到全對的先得彼岸也。



1. 光緒皇的老師。
2. 結束紛擾局面之謂也。
3. 山名，在南京，中山陵、明孝陵位於此地。
4. 唐詩，下句爲：「山色有無中」。
5. 北極最多的山。
6. 景況也。
7. 墮落的人。
8. 唐詩，上句爲：「春潮帶雨晚來急」。
9. 尖沙咀區一家電影院名。



迎新頌

——獻給新畢業的校友們

一 引子

夜啊已經很深了，
月亮露着俊臉微笑。
微風伸出它柔和的手，
輕輕地撫慰案前的窗簾。

凝望着藍天，
我長久地沉思。
明天，新的校友和我在一起，
由於過度的歡愉。
我整整一夜地也闔不上眼皮。

像迎接新的海員，
他將與我們一起，
到生活的海洋中遠航；
像碧波上新曉的雲霞，
初生的海燕
從哪兒展翅翱翔。
該如何縱情歌唱，
怎樣表達激動的心情；

用什麼語言訴說幸福的過去，
用什麼歌詞讚美多采的未來。

沒有客套和矯揉的做作，
無須靦覷地躲在一旁；
我們成長在同一的泥土上，
如同兄弟姊妹般話家常；
崇高的職守把我們安排在一起，
我們啊有着摧不朽的理想。
請聽吧！
我們歡樂豪邁的歌唱！

外面，艷紅紅的陽光在發亮，
像紛繽的花兒鋪滿了四方，
裡面，有比花還甜美的微笑，
它在每個人臉上發出芳香。

昨夜我還懷着一般興奮的心情，
但和剛才那個少女不一樣，
夢裡，我交上許多新朋友，
醒來，長久地不能遺忘。
請不要為陌生而害躁，

千萬不要躲在一角而畏羞，
要說笑就盡情地笑個痛暢，
像久別回到自己的家鄉，
一切安排都是自然可喜，
你是這兒新來的青年主人。

請吧，新來的海員，
讓我們帶你回顧過去的道路。
請吧，剛長成的海燕，
讓我們告訴你未來寬廣的高空。

從怎樣一條迂迴的道路走過來，
經歷多少風霜雨雪；
怎樣在火傘下用血汗去灌溉，
曾經有多少憂患和喜悅；
我們指點着走來的足印，
我們繪下遼濶多彩未來的歲月。
請聽吧！
我們深沉懷舊的歌唱！

誠懇地打開友誼之門，
掌聲和頌歌，蔚然大觀，
聯群結隊迎你們從拱門進去，
引你走進莊嚴之會堂。

雖然沒有燦爛光華的燈彩，
也沒有豐盛的山珍海錯，
沒有過多炫目的粉飾，
沒有固定棲息之所；

而會堂却建在我們心上。

校友會——

我們的花園；

我們精神的託居；

願點是友誼的堡壘；

願她是生活海洋上破冰輪；

我們熱切地盼望你，

新的一批園丁，

只有這樣：

花才開得更美；

友誼才結出甜美的果子；

我們的船兒才把巨大的冰岩粉碎

讓我們相依爲命吧，

讓我們活得更開朗！

用不着吹噓和誇耀。

時間是最好的證人，

一切都是千真萬確，

我們熱愛這樣的團體生活。

請聽吧！

我們深情地歌唱過往的光榮！

一一 往日之歌

翻開十多年的歷史，

那真是一頁龐大的史詩；

送走了泥濘、風霜和寒凍。

接待溫煦的春暖與夏涼；

那循環不息的時令，

那悲喜交替的旅程；

說不完啊！

許多許多使人激奮的故事！

汗和油墨混雜一起，

佈景板上有我們揩不掉的手印；

我們見面從不打客套，

因爲我們親如一家人。

記得我們躲在後台一角改習作，

記得我們餓着肚子

深夜默在印刷廠；

記得星星睡了，我們還在談論，

踏着朝陽的身映，迎接新的會

務！

有人帶着新月去募捐，

跑遍山城的大街小巷，她毫不疲

倦；

有人額上有道深深的疤痕，

破碎的光管玻璃，使他血流如

注；

也鎮靜如常，從不呻吟！

就這樣：

「休息室」從古老油布衣換上新

裝，

「通訊錄」從幾頁薄紙，

如今一枝大軍在成長。

我們把童話變成現實，

我們的現實勝過天堂。

還要追溯老遠的年代裡，

爲了貧困失學的孩子；

「日出」第一回在港九業餘的劇

壇上露臉，

夜校就站穩在軒尼詩道上。

凡曾經和我們同在一起，

一定認得當年欣悅的遺痕，

在一百多人協作之下，

我們推出了震撼了劇壇

——曹禺的「家」

凡曾經和我們在一起，

生活中有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

我們飲過「英雄與美人」祝捷的

美酒。

「賣物會」的一次勝仗，

我們的血汗鑄成石碑！

在後台扛過佈景的那不是你？

賣物會你又活躍在遊戲攤位前，

沙啞的喉嚨，懇切地招徠。

你兩天以來，毫無怨言。

接二連三，我們拓荒者，

移山倒海，披荆斬棘，
「校友會」這輝煌的旗幟，
「校友會」嵌在島城上，不滅的
名字。

曾經在月白風清的晚上，
輕帆逍遙地，
飄浮在長洲東灣；
曾經在仲夏的黃昏，
赤柱小山頭，
偷窺瑰麗的晚裝；
曾經在青山的黎明
聆聽松濤柏號，
欣賞蟬院鐘响；
鳳凰山嶺的雲海作圍巾，
我們臥看旭日初上；
清水灣頭的暮色作帳篷，
我們細味夕陽變幻的奇彩；
我們足跡遍港九，
我們翻起往日的回憶，
總在會心地相對歌唱！

過去微不足道，我們不會滿足。
太多的緬懷易於忘記現在；
你聽完了許多動人的故事，
你分享了許多動人的追思；
可會後悔當年不在場？

可會後悔友誼太晚才開始？
但是，我想你來得正好。
你不是已經和我們生活在一道？
就把歷史推近些，近些、再近些

讓我們的歌兒把你的回憶喚起。

三 歌唱你和我們在一起

甲、劇藝之歌

我是遇見過你啦！
在一個注滿激情的晚上，
你屏息地聽完秋瑾的控訴，
一時那正直的熱淚直瀉而下。

往後我又碰見過你，
你在莎士比亞詩句中陶醉，
散會時告訴我，你還沒有吃飯，
啊，原來你是那樣樂此不疲！

為屈原壯烈的生平而沉思，
你重溫它磅礴的楚辭；
陸游憂國之情發生深省，
你細讀他臨終的遺詩。

乙、通訊之歌

一本小冊本，
兩隻矯健的雁兒，
接到它就珍藏在口袋裡，
像懷着一條金鑰匙。

它是友誼的道路，
可以扣開每個校友的心靈，
這兒有許多教學的能手，
這兒是壯闊的友誼海洋。

我們有着龐大的通訊網，
無形的繩結緊緊扣住我們的心
房，
通訊員就是眼睛和耳朵，
它永不疲倦地把幸福帶來，

丙、學術之歌

嗨，你為什麼那樣得意忘形，
那股勁簡直是碰上什麼奇事，
原來一個客人來訪，
一談就是整整一個晚上。

你向他請教教學經驗，
你聽取他對所有會務的意見，
他挨家挨戶去作客，
他是我們業餘進修課程。

面孔越來越不同，
儀態一次比一次高貴和莊重，
如果有一回他來不及，
你說：「休息室是否空不下來？」

丁、福利之歌

嗨，你爲什麼那樣地含愁不展，
是否就心安不下身，
代課、補習、還是到夜校去吧！
你的出路我們比你更焦慮。

但我又曾經更敬佩你，
因爲你省下過一些零用，
去替千百萬個災民請命，
「捨己爲人」這是我們生活的信條！

在現實社會裡，
我們的生活難道還不寬裕；
當想起貧困和饑餓的面孔，
你一定說：「校友會要更多的關注！」

戊、康樂之歌

嗨，看你機敏的投籃，

博得多少掌聲，
看你輕盈地跳着土風舞，
隱約看見你那活躍的心靈。

腳踏車在寬廣大路上奔馳，
抽擊羽毛球的技巧使人吃驚，
在這兒你結識了不少旅行健將，
在這兒，文娛生活使你納入正常

你比獅子還勇猛，
除夕暴風雨夜

在鳳凰山上爬行。

我們的夏令營，又將在八月開始。

屆時沙田的日落
又將看到你矯健的雄姿。

請你不要隱藏原來的本性，
我們正要這翻騰的血液，
一切淘氣我們毫不遜色，
也許你還被陶冶得年青十年。

這就是我們的大家庭，
這就是我們生活的留映，
新朋友原是老相識，
這兒從來沒有一個陌生人。
對於一切過錯，

我們絕不逃避責任，

對於一切成就，
我們知道這是群眾的苦心。
將來你也要爲這片園地施肥，
等到果實豐盛的時日，
你也可以親嘗幸福的蜜汁。
請脫下外衣，
一同耕耘灌溉；
請攀上小坡，
我們爲你指點瑰麗的未來！

四 未來之歌

啊、啊、一里平川坦蕩蕩。
眼前是望不見邊的平原，
這荒野如此寂寞和空曠，
古老的高原，酣睡不起來。

是我們荷鋤來到這裡，
你們年青的一群也湊進來，
在冷風吹搖寒星的深夜，
我們搖醒了沉睡的荒野！

砍掉了封天雲杉、赤樺。
堆倒了頑固山嶺、重巒，
我們撒下甜美的種籽。

異日到處結蔓開花。

這兒是我們建成的日校。

那兒是我們校友之家；

大家望着這片生長的新葉，
像望着嬰兒新添的稚牙。

我們立誓要做好老師，

我們教好下一代，

到每個小心靈中落戶，
不負家長把心愛的拿出來付託。

所以說，我們是田野上的伙伴，

所以說我們是遠航的海員，

只要我們緊緊靠在一起，
任何暴風奇寒也滿不在乎。

校友會熱切歡迎你，

它是你奮鬥的根據地。
把困難憂慮一起帶入門，
拿出去是同情、歡樂和勇氣！

尾聲

誠懇地打開友誼之門，
親切地把你召喚。

掌聲是我們歡迎的說話，
歡樂的花朵蔚然大觀。

搞起了錨、發動震天的馬達。

拉起啓程的汽笛，

你們新的一批水手，

又寫下航程誌的第一篇。

在暴風雨裡迴旋，

在簸波的海洋上空飛翔，

我們像雁兒一樣團結，
我們是不畏難的海燕。

冰山自動讓開路，

暗礁也低下了頭，

風浪摧不朽我們的意志，
我們踏平東海萬頃浪！

飛吧，海鷗！

唱吧，校友！

昨天，你孤單地抵抗災害，

今天，災害要在我們面前低頭。

請珍重偉大的起點，
請愛惜這幸福的寸陰，

我們代表所有校友來歡迎你，

請收下吧！

我們全部衷心熱情的詩篇！

中學作文教學的基本問題

(三)

羅懋烈

中文課程內容值得斟酌

因中文課的時間太少，影响作文教學，更是顯而易見的事。

本港各中學的中文堂，每週自六節至十節不等（亦有多過十節的，但極少），每節只有四十分鐘左右。中文讀本很深，講解費時，每週六節，已經是勉强的了。多幾節的話，亦只能令教師多些時候講解課文而已，有

些學校，往往把歷史、文學史、習字的鐘點包括在內。實際言之，講課文也好，講歷史或文學史也好，都是偏於知識的灌輸，並不會教學生怎樣有效地運用文字工具。所謂作文教學，只有「作」，沒有「教」。一味叫學生作作文，又不教他們怎樣作，任由他們暗中摸索，希望無師自通。所以由初一作到高三，仍然摸索不到一點門徑，結果自然是文言不通，語體不順。

學中文的目的，本不在於死記一點文學史和學術史的知識，而在於語文工具的運用。但課程的規制並非如此。這種畸形現象，必須設法補救，增加中文教學的時間，增加作文教學的課程，才談得到有效地提高中文程度的問題。

幾個補救辦法

使中文程度低落的原因，除上述種種之外，教學方面的問題，亦有值得提出討論的：一是讀和寫應否脫節。二是傳統的教學方法是否有效。三是作文的基礎訓練。否急需。

先談讀和寫的問題：

常聽見一些教中文的朋友，批評教材說：「課文太深了，如周易文言，尚書洪範之類，不但學生無法理解，讀了也沒有什麼用處。」教材太深，當然是問題，讀了沒有用，更是大問題。但這裡之所謂「沒有用處」，意指有關周易尚書的知識，學生們用不着，所以說沒有用處。不是站在寫作的立場，說這種課文沒有示範的用途。因此，我懷疑也許有些中文教師，還不甚清楚中文教學的主要任務。

中文是語文科，教學中文的主要目標，自然是訓練學生運用文字的技能，而非教他們懂得一些國學的皮毛。這意思，在上文已提到了，除非我們認為中文教學應該是文學史和學術史教學，與文學工具無關，不妨各走各的路，否則現在讀文和作文脫節的事實，是不容否認的。我們不否認五經諸子詩歌辭賦，都是很好的範文，但是這類範文跟中學生的實際程度，還有很遠的距離，他們無法理解消化，無法從讀文中吸取作文的經驗和技巧；再說，在實際應用方面，他們也無須取法於這類文

學體制。

今日中學生所讀的，都是文學文和學術文。但中文並不等於中國文學，它的範圍很廣濶，文學文和學術文只是其中一小部份而已，除了這之外，同樣給包涵在中國範圍之內的，還有非文學的文字。如平實地描狀一件事物的記敘文，條理地解釋一種事理或發揮一個意見的論說文，日常應用的實用文等。這些文字比文學文和學術文更切於用。中學生從現在到將來，爲了應付生活，就不能不學習這類文字。可是作爲範文的讀本，就沒有這類文字，選讀的只有古今文學作品，或是學術文章。從讀和寫的關係看，顯然脫了節，使我們的作文教學孤掌難鳴。這也是中文程度低落的主要原因。

要彌補這缺陷，教師應該另選若干爲作文而設的範文給學生精讀。選材的原則：第一要適合學生的實際程度，即適合學生的心理、智力、學力、知識各方面的程度。第二要適合學生的興趣，不能以教師的興趣爲興趣，第三要適合學生的需要，即運用語文的技能。第四要有實效，用最經濟的教材和教學，收到預期的效果。關於怎樣取材，問題很是複雜，這裡無暇詳談。總之，用古文詳註或其他文學名著作補充教材，是不適合的，須由教師憑藉自己的經驗，按照學生的實際程度，審慎選擇，務使他們易於消化吸收，能在短短的時間，獲得較多的寫作技能，才是好的範文。

其次，談到教學方法的問題：自五四運動以來，中文教學，一脈相承，似乎偏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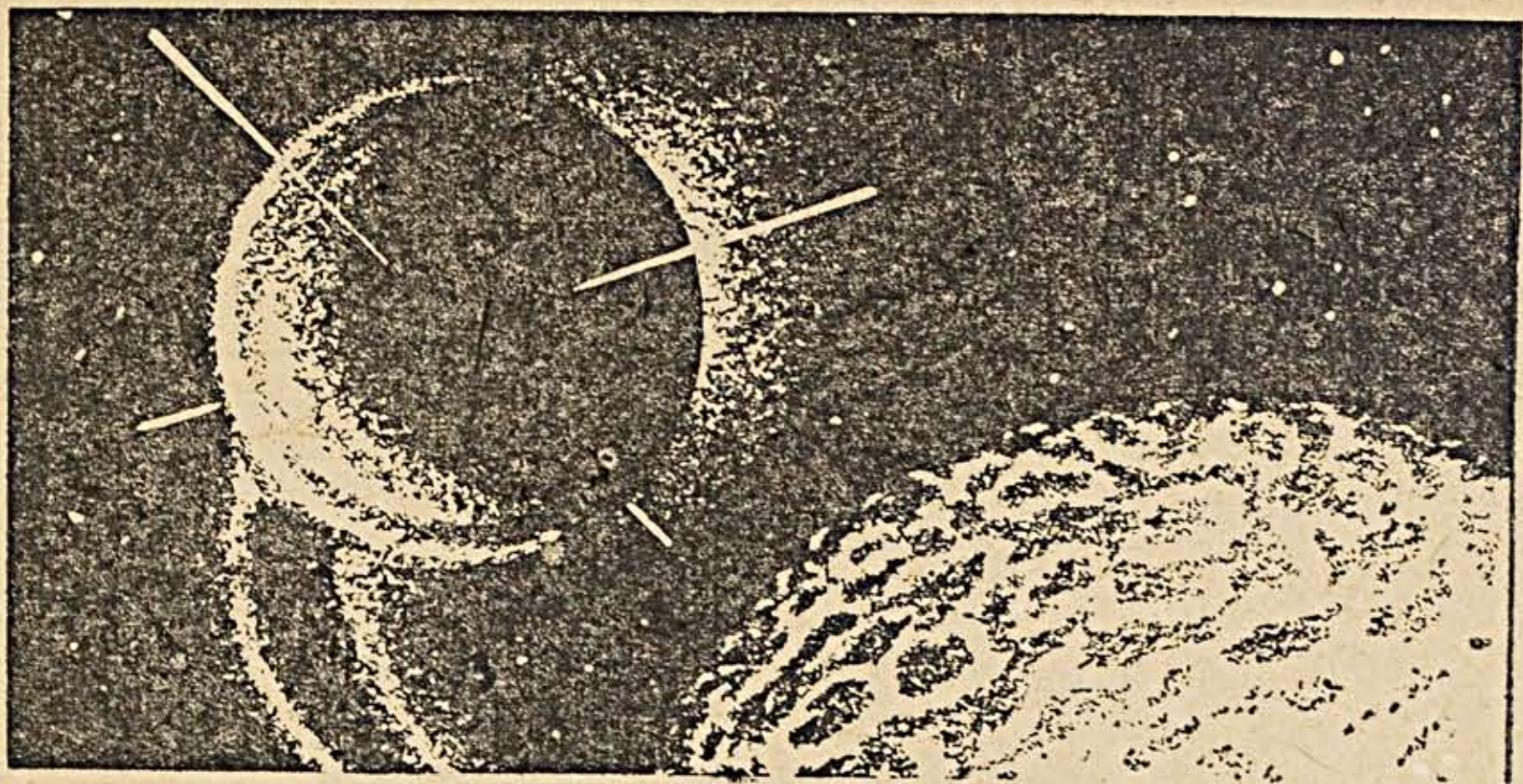
精神或思想方面的事兒，忽略了技術的訓練，以致學生在了解文字及運用文字方面，得不到適當的均衡的發展。因課文偏重於精神或思想，故教師的教學法只得偏重於「傳道授業」了。所採用的教學法，也一仍舊貫，

先生講，學生聽，逐句講解下去，講完就算。以後，或叫學生自己溫習（死記教師所講的），或默一回書，或寫一篇讀後感，就完成了。一個教學單元。這種傳統的講解方式，最大的毛病，不只偏重內容，忽略技術，而且使學生動腦筋思考的機會太少。只消上課時打開書本，聽教師講，記筆記，下課時合攏書本，天天如此。年年如此，便會養成習慣：除非教師解，否則自己不會設法索解，因此閱讀程度停滯不前，理解力不發達，吃了這大虧，就直接影響作文程度，閱讀是吸收，作文是傾吐，傾吐能否合於法度，顯然與吸收有密切的關係。有人說：「因為學生不懂，所以要教師講解，如果懂了，還要教師做什麼？」這似乎是而非的理。由。正因為學生不大了，所以要他們去嘗試索解，藉以培養閱讀和理解的能力。我們平時讀書，決不能預言必懂，總得準備下一番工夫，按照讀物的性質，作適當的處理，要翻查的便翻查，要參考的便參考，應當條分縷析的或綜觀大意的，便條分縷析綜觀大意，言在意外，的便尋味意外之言，義有疏漏的便明其疏漏之故。教學課文，亦不外如此，一篇精讀教材放在前面，只要想到這將藉以培養學生的理解和閱讀能力的，自會知道非教他們預習不可。只要想到閱讀是寫作的準備這一層，自會知道在預習指導中，除了文義章旨外，非注意用字造句命意謀篇的技術不可。做完預習的事，然後上課，展開教學討論，預習得不對，充分不充足，由學生與學生討論，學生與教師討論，得到解決。教師的主要任務，是安排討論程序，提出討論問題，矯正學生的錯誤，補充缺漏，闡發學生之所不到。教師的責任，不在把一篇篇的文字裝進學生的腦中，因為教師決不能一輩子伺候他們，把學生所要讀的書一句一句講解。只要待他們預

習之後，加以矯正補充闡發，惟有如此，學生在預習之時，既有練習閱讀的機會，在討論之時，又得到切磋磨礪的實益，他們的閱讀力和理解力才會提高，才會把讀物消化吸收，變為自己寫作的材料和經驗。這樣，在教學上就能使讀和寫更有密切的聯繫。但教師們往往為習慣所囿，又加上教材和時間的限制，使讀和寫失掉連絡，這也是作文程度低落的一個原因。最後，我們要談到作文的基礎訓練：這是在上面我們曾說，現在的作文教學，只有「作文」，沒有一「教學」，惟有任學生在每學期十次八次作文中，自己去摸索門徑，結果讀完六年，門徑還是摸不清。在教師方面講，是吃力不討好。作！作！改！改！改！改！是終日浸淫其間，但到底能學得通的，仍然極少。今日學習中文的時間既少，而又非學通不可，這老辦法當然不行的了。

從今日中學生的作文程度看來，根基還是太差，所以會毛病百出。學算學要從加減乘除起，紮好根基才學代數幾何。學作文也一樣，積字成句，積句成篇，用字造句的基礎未穩固，便不能做出通順的文章。我以為今之作文教學，不能期望太奢，作文固不可免，紮根基的工夫更緊要。各種基礎方面的習作，如改正錯字別字，改正錯誤、重複、含糊的詞語，改正不合文法語法的句，改正篇章的毛病等等，都是基礎的練習，教師應該在作文教學時詳加舉例解說，講後多做練習，纔能掃除錯誤，令作文之基礎固下來。

作文教學的問題，實在太多了。為着時間關係，我們只能提出幾點，略加討論。希望各位指教。（全文完）



THE SHAPE OF THINGS TO COME

How far off is space travel? It's a fascinating question, but anything seems possible these days. But first things first. What is the "shape of things to come" for your family, if you should die prematurely and for yourself, if you should outlive your earning power?

To help people like yourself guarantee that there will always be an adequate living income, Manufacturers Life offers a variety of modern savings and protection plans.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Manufacturers Life are trained to help you decide the amount of Life Insurance you will require and the plan which will best meet these requirements.

THE
MANUFACTURERS
LIFE
INSURANCE COMPANY

HEAD OFFICE (*Established 1887*) TORONTO CANADA
(Incorporated in Canada as a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加拿大宏利人壽保險公司

Assets exceed £292,000,000.

HONG KONG — WINDSOR HOUSE

Telephone 34156
34157

D. A. C. T. Hancock
Manager for South China

The Ideal Pupil

He is smart-looking, clean and neatly dressed.

He wears a smile on his face, is polite and respectful to teachers and friendly and cordial to class-mates.

He sits still and listens attentively in class, making not the slightest disturbance nor the least bit of noise.

Whenever a question is raised to the class, he puts up his hands first and when pointed to, stands up and gives a correct and full answer confidently and unhesitatingly.

He never fails to hand up his homework and his exercises are neat and perfect and need practically no corrections.

Whenever things needed done, he need not be told twice.

He studies his lessons every day, knows all of them well, and in fact, learns more than the teacher teaches.

At recess times, he plays orderly and never runs like a mad horse or shouts his head off.

And, etc., etc., and etc.

In short, he is no pupil; he is a "super-pupil." "Don't even hope to find one in your school or in any other school for that matter.

—Schoolmaster—

to memorise. It is impossible to start the text book unless the pupils are equipped with the above fundamentals.

When the pupils can follow the text, then is the time to give them thorough revision of their work. As stated before, the whole Form 1 syllabus is a repetition in English. It is essential to have practical work so as to keep up the pupils' interest. For example, it is better to ask the pupils to find the average height of the class than to work out the questions on averages given in the text books. Let the pupils handle the ruler, balance, thermometer and other instruments. Many gaps in Mathematical knowledge may be filled by experiencing with the actual objects concerned.

Much will have been done, if at the end of the year, our pupils know how to express mathematical ideas in the correct form, using the right terms, know how to use instruments like the compasses, measuring jars and those mentioned above with confidence; and be able to carry out the well-known processes in mathematics accurately. The more elaborate and involved parts may be put aside until our pupils are promoted to a higher form.

Result of the "Waiting for You" Contest

The old saying in the pattern is:

ALL WORK AND NO PLAY MAKES JACK A
DULL BOY.

We hope our readers do enjoy their holidays heartily. The prize-winners are:

- (1) S. K. Tsang.
- (2) Ho Wei Hung.

The \$5.00 notes have been sent to the winners by post.

It is therefore most important, right at the start, to train our pupils to be able to read, to do and to learn their arithmetic in English. In Form 1, the subject matter is merely a repetition of what the pupils have done in their primary schools. The whole syllabus is more a consolidating one than an advancing one. Here the pupils must have their mathematical knowledge "sink" into their heads, with the less-confident parts re-exercised until they feel confident; they must improve their accuracy in calculations and try to appreciate the usefulness of the subject by doing practical work in the whole course.

It is not uncommon to find our pupils unable to write out a number say two million five hundred thousand and five hundred, or to read in English such numbers like 1,234,567,890. The new comers to secondary schools are not used to hearing expressions like "plus", "minus", "times", though the meaning of "add" or "subtract" may be known. The equivalence of saying "10 minus 6" and "subtract 6 from 10" takes some time to be understood. The explanation of the terms like "factors", "multiples", "quotient", "product" do take time and these are so fundamental that negligence of them is the cause of the many future mis-concepts the pupils may form in their work.

The units our pupils meet in their exercises are different from those in their previous work. Here, British units are dominant, completely different from the Chinese ones. Our pupils must be trained to handle £.s.d. and other units with confidence; they must be given practical notions of a ton, a pound or an ounce; what is a "stone" when he reads "John weighs 5 stones" in his questions. Tables of units are difficult

An abrupt change to hear English in all lessons will certainly be a "wonderland" and to answer questions in English, a burden.

To teachers of arithmetic, there i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the danger of going too fast into the syllabus. Inexperienced teachers often start their first lesson by taking up the text book and go on to the examples and exercises, ignoring the amount of mathematical knowledge the pupils have acquired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It is the intention of this article to discuss what we are teaching in Form 1 Arithmetic lessons.

A new entrant to the secondary school has done quite a lot of arithmetic in the six primary years; he knows the use of the 4 rules, fractions and decimals; how to find H.C.F. and L.C.M. of simple numbers, the areas and volumes of simple figures and solids; he has some idea on ratios, proportions, percentages, averages, simple and compound interest and simple change of units. Further, he has acquired some experience in solving simple problem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above subject matter. Indeed, he has done all the parts in the Form 1 syllabus, but he learns them in Chinese. If an examination question paper for Form 1 pupils is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a primary 6 pupil will certainly get a pass if not a distinction out of it.

Yet year after year, in every secondary school, failures in Form 1 mathematics are numerous. The principal reason is the result of language difficulty. The pupils do not understand the material they read in books or they hear in the normal lessons. Such a deficit is found in all subjects causing annoyance to every teacher as described before.

the task—not exactly unpleasant, but decidedly unenticing—of producing another issue of this small journal for your perusal (I wonder if some would peruse it at all). If he be, after death, given a licence of impunity in hell, it would be for his assiduous attempts to make his readers less bored. Right now on earth, he wishes for only one thing: a playtime or rest at the forthcoming Summer Conference at Chung Chi College, Ma Liu Shui, towards the end of August. Those who sympathize with him are earnestly asked to shed on him the radiance of their company. Come, come my friends! Never tarry, and never dawdle.

Yours in letters,
The Editor.

Mathematics Corner

What We Teach in Form 1 Arithmetic

S. L. Ho

It is most annoying to teachers of Form 1 in Anglo-Chinese secondary schools where English is the medium of instruction to find that their pupils do not understand what they talk about in the first few lessons or in some cases, even in the first few months. Very often, having talked or explained to the pupils the subject matter for quite a time and thinking that he has presented the whole lesson in an orderly manner, a teacher may find, on questioning or by other means that his pupils do not grasp a single idea of what he has spoken. "How stupid!", the hasty teacher will say. Yet our pupils are not to be blamed, because they are accustomed to hearing their mother language in their primary schools.

social convenor ponders on this question seriously and makes some necessary redress or remedy.

One rotten bud lies in starting the function behind schedule. In 1955 (?) the welcome party began 15 minutes late. Whether this was a record up to that time, I do not know; but it was soon superceded by its successor—21 minutes late. This year's tide-mark?—47 minutes plus a few seconds! If this practice of disregard for punctuality be allowed to go on, I am afraid that in the not too distant future, when we asked to attend an Association function at, say, 9 a.m., we should understand that 9 p.m. is meant. Should we arrive punctually to make a record at our next function?

How far the welcome party did impress the welcomed is not for the Editors to judge; it is for the new friends to say, for they after all were the people who were served the welcome and are hence most qualified to pass a verdict. But I believe the long poem, specially composed and sung for the new friends, could not have left one heart unmoved. It is, to my mind, a very elegantly thought out piece: forceful, tuneful, persuasive, and neatly phrased. Such a work is a direct outcome of true inspiration and sentiments and deserves a high tribute from all who have had the fortune of reading it or hearing it sung. Perhaps the Editors of 'The Common Room' would consider getting it reprinted somewhere in this publication.

The hot summer is a very fatiguing season, and for that reason apart from others, it is made a vacation for both the teaching and the taught. I can fancy many of them spending a jolly good time at the beach or elsewhere and making themselves all the more hale and hearty before the new term starts again. But the Editor is not as lucky: he has to undertake

oneself to others' nursing rather than administers it, is rightly called a delightful period for its meekness and mildness, and is hence enjoyed gleely by all in it, dwelt upon with fond reminiscence by all after it, and envied by all who having once attained it, did not live it well enough.

Our friends—new friends—are thus leaving the College with a fresh recollection of having had a fruitful time like an infant, having been affectionately looked after and cared for. But one cannot forever stay in infancy: natural growth automatically advances him to a more mature stage. So with their programme of training completed, our new and young friends are coming to join our ranks in the common objective of educating the youngsters submitted to our care. They are not, of course, joining us all of a sudden, for schools do not spring up simultaneously to accommodate them. But gradually they will be absorbed into our big circle and become a part of us, ever working and collaborating with us as people in one and the same boat.

As in previous years, we gave recently a welcome party for our new strength. But as in previous years, such a party did not achieve the effect desired. We feel sorry, but we have to admit the truth. Every year the same: a low percentage of the invited turned up; but a much lower percentage on the inviting side showed. The consequence: the guests outnumbered the hosts to a staggering proportion!

The causes must be numerous. Experience has given Association members the indication that such a function has never known success, and probably never will know it. It is a sad fact, and there are as many reasons for calling it sad as there are people who feel sad about it. It is time that the

Contents

1. *Editorial*
2. *Mathematics Corner-*
What We Teach in Form I Arithmetic
3. *The Ideal Pupil*
4. *Result of the "Waiting for You" Contest*

Editorial

At this time every year, a multitude of teachers-to-be, with their hands up waving a good-bye, leave the Training College in a spirit of embarking on a noble career for which they have been specially trained and prepared. Good-bye not to bygone days, for these have been the most happy and memorable time one has had; not to the place of training, where so much that goes to make a happy and educated person has been given and received; not to the lecturing staff, who, however critical they may have been in the evaluation of our teaching ability and techniques and however stingy in awarding a mere 'C' for all that we took the most pain to perform, are nevertheless human and humane; not to friends and servants, for you will have to meet them just as often in future as in the past. The good-bye is—some say to the examinations, but I think it is, more aptly, to our fledging infancy.

Infancy, defined as the stage of growth where one learns rather than teaches, obeys rather than commands, commits

With the Compliments
of

TUNG LOK

STATIONERS PRINTERS & BOOKBINDERS

9, Landale Street, Wanchai,

HONG KONG

Tel. 770815
770869

同 樂

文具印務

香港灣仔嘸杜街九號

電話 : 770815
770869

Agora



遊山，玩水，
樂無窮！